

深入角色 再造经典

——话剧《平凡的世界》主创人员访谈



饰演哥哥孙少安的李俊强

(周建平 摄)

周燕波

《平凡的世界》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中国城乡变革为背景，呈现了一幅黄土地上以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俩为主的一群普通人的劳动与爱情、挫折与追求、痛苦与欢乐、日常生活与社会冲突纷繁交织的历史画面。要把这样一部超过100万字、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，绝非易事。主创人员是如何迎接挑战的？利用剧组在宁波演出的空隙，笔者采访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几位主创人员。

制作人李宣： 创造一种“制约下的美”

李宣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院长，国家一级导演，著名制作人，曾获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、全军战士文艺奖等荣誉，导演、制作过《灯火阑珊》《白鹿原》等经典话剧作品。

李宣认为，小说改编成话剧的难度主要在于：如何把小说的逻辑、戏剧的逻辑、读者的阅读逻辑及观众的现场体验四者有机统一起来，“就是要创造一种

“制约下的美”。

小说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0年，如何让现在剧场的主流观众80后、90后这代人接受这样一个故事？李宣将该剧的基调确定为“一部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品。”她的解释是：要赋予每个人哪怕是受尽磨难、委屈的普通人仰望理想的权利。“比如戏中少安他们虽然历尽磨难，但他们一直在往前走，因此我们在戏中注入了一丝美好、一丝阳光，给沉重的生活和岁月抹上一缕浪漫的色彩。”

为此，他们特意把舞台空间设计成三个层面，最高一层的含意是“梦想的高台”。她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的高台，比如少安的梦想就是把一个光景破烂的大家庭扶持起来，让奶奶、父母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；少平与晓霞的爱情也是一种梦想的表达。“生活终究是美好的，我们要让那些经受磨难的人享受心怀梦想的甜蜜。”李宣认为，这也是这部戏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。

为了“给沉重的生活和岁月抹上一缕浪漫的色彩”，剧组对舞美、灯光、服装、道具等元素作了精心设计，比如小说中人物的服装以黑、灰、蓝为主，为此

他们特意用褶皱感强、纹理粗的布料制作戏服，并采用渐变色或在衣服袖口、裤脚边增添一些亮色等方式，以此提升舞台的视觉效果。

主演张晋： 角色给了我强大的精神力量

戏中扮演孙少平的张晋，是位90后演员。笔者眼前的他显得温文、腼腆。张晋说，冥冥之中他跟孙少平似乎有奇妙的缘分。读中学时，妈妈送他一套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书里孙少平是他最敬佩的人物，“没想到十年之后，自己会以扮演孙少平这样的方式与这部作品再续前缘。”然而毕竟是初出茅庐，在经历获演《平凡的世界》最初的惊喜之后，他立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“当时觉也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在想自己怎么去演这个角色。”好在导演及身边一群前辈的鼓励，让他分析剧本、揣摩人物。

张晋是西安人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该如何演绎孙少平这样一个与他生活背景反差极大的角色？张晋说，尽管年代不同，但



饰演弟弟孙少平的张晋

(周建平 摄)

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总是相通的，“我对孙少平不甘平庸、向往外面世界这一点特别能理解。我相信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经历类似的内心挣扎。”

为了接近角色，张晋随剧组去陕北农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生活体验，不但与当地老乡同吃、同住，还赤着脚走到泥泞的河塘、田地，像农民一样去田头锄草、浇水。剧中有一个情节：少平去县城打工，到一个采石场背石头，沉重、粗糙的石头压得他背上磨出一条条血印子。有一天，导演对张晋一声令下：“张晋，你去背石头，一天给我背100块！”他顿时懵了：“啊？还真让我背石头呀？”不过，他随后就明白了导演的良苦用心。

“当我流着汗背着石头一步一步行走时，我才真切体会到少平生活的不易！”

这部戏排练了近3个月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有时甚至排到夜里十二点。导演、制作人对这部戏要求非常严苛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疏漏，都得推倒重来。“每当自己疲倦时，我就想：跟少平吃过的苦比起来，这算什么？”现在无论是排练还是到各地演出，张晋一直把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带在身边，一有空就翻阅。

主演李俊强： 我就是现代版的孙少安

剧中扮演哥哥孙少安的李俊强是一位80后青年演员，与张晋比起来，他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表演经验和一定的生活阅历。因此，戏中他的表演显得更加成熟、自然。那么，他是如何把握孙少安这个黄土地上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角色的呢？

李俊强告诉笔者：“我就是个现代版的孙少安。”原来，李俊强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家里也有一个哥哥。相似的经历让他对少安这个角色的理解少了一道屏障。“小说中诸如分家、少安照顾奶奶、弟妹的情景，我都十分熟悉。我很了解这样的农村家庭，特别能理解像少安这样的农家子弟的思维方式和内心情感，因此我演出时很动情、很投入。”

一部伟大的作品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“比如少安与润叶之间那种‘有情人不能成眷属’的人生缺憾，我身边就有类似的例子。”李俊强希望《平凡的世界》给当下无数为生活奔波的普通大众带来精神上的支撑力量，让人们从少安、少平等人物身上看到奋斗的意义。

易其洋

近几年，从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《摔跤吧！爸爸》《神秘巨星》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》《起跑线》，到眼下正在热映的《巴霍巴利王2：终结》，印度电影在中国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。

怎么会这样？电影类型丰富、表现手法新颖、演员敬业投入、关注现实题材等等，无疑是重要原因。但近日读到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》的导演卡比尔·汗接受《南方周末》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席话，我找到了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。

印度是全世界每年观影人次最多的国家，中国是全世界拥有电影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。卡比尔·汗期待中印两国的导演人才能够联手拍一部“能把观众按在座位上的电影”。为此他说：“我永远先看故事，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。”故事之于电影的重要性，在卡比尔·汗心目中可见一斑。

电影之好看，体现在诸多方面，但正如卡比尔·汗所言，故事好看当是第一位的。看看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“经典影片”，哪一部不是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，而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，并使导演所要表达的“道理和意义”得以长存。这些年，印度电影不仅在中国内地影市屡创票房神话，也颠覆了国人对宝莱坞的认识，媒体惊呼：感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一个个“朴实的好故事”的力量。

朴实的好故事有力量，有好故事才有好电影。这样的道理，我想我们中国的导演可能不懂得。但看看这些年我们拍的一些电影，年年攀高的票房与连连下滑的口碑之间的反差，不免感叹：中国导演讲故事的功夫，比之于我们的前辈，比之于当下的印度导演，差距不是一小截。

一是没有好故事。好故事得有人写、有人编，得有超凡的才情，得付出足够的心血。但在急功近利赚快钱，似乎谁想做导演就能做导演的当下，对编剧、剧本的极度轻视，让一些电影像极了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二是讲不好故事。有些电影，有成为好电影或经典的特质，却无奈留下了“两个馒头引发的血案”之类的笑料。好故事要转化为好电影，需要精妙高超的叙事方式，而好多导演恰恰缺乏这样的能力，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花心思、下功夫。三是太想讲大道理，总是端着架子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喜欢“主题先行”，生怕观众看不懂自己的“深刻”，结果不是大繁至简，让戏剧性和故事张力在自然深缓的讲述中呈现，而是声嘶力竭地喊口号、贴标签、挠痒痒，或者故弄玄虚，把故事讲得晦涩难懂，令观众“烧脑”头疼。

讲故事应该是电影导演的“基本功”，但我们的一些导演显然没有过关。原因当然很多，我以为，主要是不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、不熟悉观众的所思所想，只是躲在资本筑起的圈子里，闭门造车，向壁虚构。如此，即便有了个好故事，讲起来也会像在讲别人的事，与观众隔着一层。

看印度电影，一个强烈的感受是，导演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，随处可见摄像机对现实的描绘和针砭，通过大大小小的冲突，最终揭示的主题则是信仰、和平和爱。由于印度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坚守和介入，故事总能讲得圆润顺畅、一波三折不说，所蕴含和传递的“三观”被正，往往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。这些年，中国的电影市场现金流滚滚，对金钱和权势的追逐与逢迎所导致的价值混乱，不光让一些本可大有作为的名演员、名导演失去了定力，丢掉了敬业精神和批判现实的勇气。

市场越是全球化，故事越需本土化。这些年，我们学习构建美国好莱坞式的电影工业化体系，借鉴人家好的地方没错，但学习不是矮化和丢掉“自我”，更不能越学越丧气，没了文化自信。希望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以印度电影为榜样，走出一条可与好莱坞、宝莱坞相媲美的“本土化叙事”之路。

卡比尔·汗： 「我永远先看故事」

人物

笔墨耕耘七十载 砚田流芳育桃李



林仲兴先生(崔小明 摄)

崔小明 徐良

5月17日，“问道宏法——林仲兴翰墨展”在宁波美术馆开展，展出八旬上海书法家林仲兴新近创作的80余件作品。这位著名的宁波籍书法家一生致力于书海砚田，孜孜不倦地叩问书学经典，开创了独特的艺术道路，并以自己的艺德和人品，赢得社会的尊重。

林仲兴1938年出生于镇海，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文史馆馆员。虽然今年已经八十高龄，但依然步履矫健，耳聪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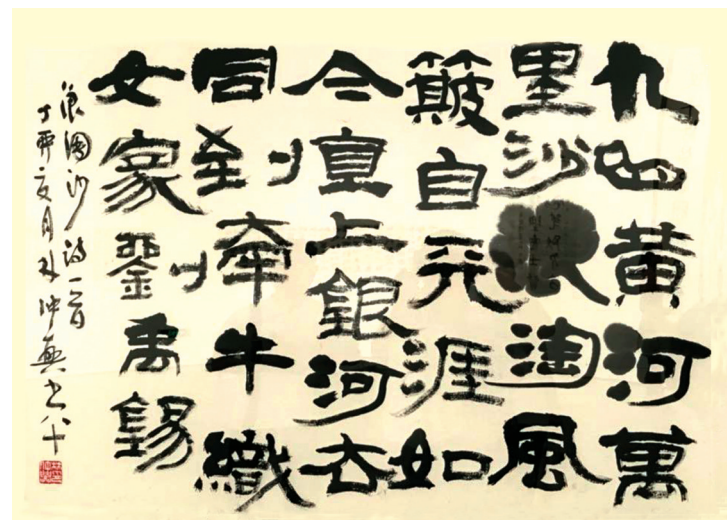
明，活跃在上海书法界。

林仲兴从小喜书法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十分仰慕书法家马公愚先生，但苦于无人引见。他知道马先生住在上海襄阳北路，于是每天站在弄堂口苦等。终于见到了马先生，他毛遂自荐，递上了自己的书法作品。马先生为其“程门立雪”的精神所感动，破例收他为弟子。早年林仲兴经济拮据，练习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，他便去宣纸厂买来边角料和报废纸，在上面反复书写，直至将纸写成墨黑一片，他称之为“练功纸”。面对他成堆的“练功纸”，恩师王个簃欣然为其题斋“穷通草堂”，穷则思变，通则有成矣。林仲兴知恩图报，饮水思源，学有所成后对恩师感念在怀。十年前，他举办从艺60年个展时，特地取名“感激恩师”展，十几位老师的照片一一印在请柬上，并冒着酷暑一家家登门，恭敬地送上请柬，请恩师光临。要知道，当年林仲兴也已七十高龄。

为传播民族文化，普及书法，林仲兴多年来坚守在书法教育前沿，三尺讲台，金针度人。他给学生上课前非常认真地备课，特别注重关键点和提要处，既讲历史背景、书家特征，也讲临摹要点和注意事项，而且每次

把上课的诗文，以正、草、隶、篆书体当场书写。因此，他的讲课从来没有重复之处，每一堂课就是一次小型书法展。他以一种真诚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泽惠学子。他有教无类，诲人不倦，不计报酬，不但为学生们无偿提供自己的书法作品以作临摹，每期学业结束，必送一幅作品给学生，以作纪念，至今已经赠出万余件作品。在知名书法家的作品按尺卖的当下，这样的豪迈大度实不多见。其实林仲兴并不富裕，有时还捉襟见肘，但“心存富贵，始轻黄金”。林仲兴奖杯后进，桃李满林，弟子超过万人，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就有100多人。

书山有路勤为径。林仲兴从艺七十年来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1973年1月《人民中国》日文版发表《现代书法作品选辑》，刊登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苏州等地二十一位书法家的作品，其中一位就是林仲兴。从艺以来，林仲兴坚持每天临池创作，在砚田耕耘不辍。他篆、隶、正、草四体皆精，尤其擅长篆、隶。其书法艺术上溯春秋秦汉，追踪魏晋唐宋，效法明清诸家，广采博取，融会贯通。他的篆书融钟鼎、石鼓、小篆、碑



林仲兴隶书作品。

(崔小明 摄)

碣、摩崖等为一炉，多元吸纳而精汇变通，字势雄健，结构奇崛，笔致苍莽；线条气浑质厚，浑朴古穆，尤其是大胆地使用枯笔和涩笔，使得点画虚实相应、黑白相间、光毛相衬，散发出浓郁的沧桑感和强悍的高古之气。他的隶书古意盎然，浑穆丰腴，运笔之法取意篆书金文，拙涩互用，增强了点画的厚朴之意和线条的凝重之感，在墨色的运用上亦燥润间出，浓淡妍险使其纸墨相发，具有鲜明的写意性与抒情性。

著名书法家郭舒权说，林仲兴的书法点画厚厚并起毛，沉重且痛快，饱含强盛健壮的生命元气，其构字也有自家风神，开张舒朗，俊逸潇洒。其书通过点画的波澜起伏，墨色的枯湿相逐，结构的顾盼生姿，章法的一任自然，形成了自由热烈的旋律，笔歌墨舞，满纸洋溢着正大光明的阳刚之气。

